

吉狄马加抬起头，久久凝望着一块悬在粗犷横梁上、颇见厚重的匾额。他的脸庞，保存着祖先所给予的质朴和憨厚。

这时，我正陪着吉狄马加游览汝城朱氏总祠。他得知匾额上“世界一家”是朱德题写的，便带着浓浓的兴趣询问这块匾额的背景。

1927年11月的下旬，朱德带领南昌起义的部队转移到了汝城，驻扎津江。津江，一个朱姓大村子，很巧合还与朱德同姓同族。半个月后，村民们得知朱德第二天就要离开津江村时，便想请朱德写一块“朱氏一家”匾额作为纪念。朱德却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全世界劳苦大众都是一家。”接着，便潇洒地题写了“世界一家”四个大字。村民连夜订制匾额，天亮时悬挂于祠堂。

“这四个字，仿佛就是一盏革命的明灯，闪耀着万丈光芒。”吉狄马加感慨。

这是去年夏季的事了。吉狄马加来到汝城，用了整整四天的时间探访这座千年古县。一路上，我有幸做了一个“业余讲解员”。

吉狄马加看到朱氏总祠门楼巍峨宏伟，设计风格中西合璧，说：“从这座祠堂中，就可以知道汝城那胸怀与精神，他们开明、包容，又很浪漫。这也让我更理解了‘汝城’这县名的内涵。”

我们来到了范家的绣衣坊前。面对绣衣坊，吉狄马加一边欣赏，一边说：“白石结构很精致，造型也如此，有主楼，有次楼，还有边楼，三门四柱，每楼檐下又有斗拱，中部门楣上方横额内自右至左阴刻双勾‘绣衣坊’三个正楷大字。”

得知这是一座专门为旌表监察官员而建的石坊，也是湖南古代牌坊中年代最早的石牌坊时，吉狄马加摸摸石坊，特意跟我问了“绣衣坊”的背景。我讲述了出生在范家的明朝进士范辂的故事。当年的监察御史范辂在弹劾与阻止巨万朱宸濠和宦官勾结谋反中，作出了巨大努力与牺牲，才得此殊荣。

他说：“得一座石坊不易呵，不知道要用多少付出与韧劲。这座石坊体现了汝城人的品行和意志。”

在汝城，最具古意的是濂溪书院。“没想到，汝城濂溪书院竟是这么地道！”吉狄马加走进仿宋四合院的濂溪书院时，眼前一亮。整座书院天然古拙，巍然独秀。大门门楣高悬“濂溪书院”四字匾额。大门和檐柱各有楹联一副，“学衍道源，德化苍生”“濂溪水汇天下水，道学心达圣人心”。吉狄马加径直登上观景台。

我说：“这座濂溪书院，是国内目前仅存的一座古建濂溪书院。”

吉狄马加点点头。在每间屋子里，他都会驻足，细细品鉴。他侧头跟我说：“有此书院，汝城这座千年古县的底蕴就丰厚多了。”

吉狄马加又说：“汝城有太多的东西值得好好写，让天下人都知道汝城怎么能称‘千年古县’。而且，你能出生在这一方山水间，是你的幸运。我一直在说，如果没有大凉山和我的民族，就不会有我这个诗人。”

我当然明白，从彝山走出来的吉狄马加，始终眷恋着养育他的土地和父老乡亲，不管足履远涉何方，他的情他的爱，永远在彝山流淌、回荡。

于是，我也坚信了一点，将工作室开在生我养我的土地上，是最正确的决定。

接着，吉狄马加让我找来纸笔，欣然挥笔题写了“王琼华创作工作室”一行大字，落款后，又盖上了自己的印章。他特意解释：“我为什么不写‘文学创作室’，因为从你微信中，我发现你还在画画，画得不错，所以写了‘创作工作室’，这样既可文学创作，又可美术创作。”

他又告诉我，精心筹备一段时间的“简约去繁，拙朴归一”吉狄马加诗歌书法绘画展下周就在上海朵云艺术馆举行。

我蓦然悟到，“简约去繁，拙朴归一”不就是汝城这座千年古县最鲜明、也最有韵味的特点吗？

（王琼华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郴州市作家协会主席。吉狄马加，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、鲁迅文学院院长，现为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主任）

永兴岛上的湖南人

谢宗玉



永兴岛。

通讯员 摄

离开永兴岛已有一段时间了，记忆似潮，逐渐退隐，惟有三位湖南人，还清晰地刻在脑海。永兴岛是海南三沙市市府所在地，全岛只有2.6平方公里，小小市区，甚至未能覆盖全岛，这应该是中国最小的地级市了。所辖面积，又是中国最大的，囊括了西沙、中沙、南沙群岛及其相关海域。至于战略地位，就目前中国而言，它也是最重要的。

我们一行人，是受邀来这里采风的。永兴岛无疑是一个美丽海岛。岛上一眼望去，尽是叶茂果硕的高大椰树，杂生着满枝榴果、模样古怪的笔管榕，郁郁葱葱、匍匐一地的厚藤，枝叶肥绿，莛从繁茂的草海桐……

一查地理历史，好家伙，这些植物多半不是岛上“原住民”，而是移栽过来的。半个世纪风浪考验，它们都交出了满意答卷，并繁衍出一个个兴旺家族，模样也有了很大改变。就说刺桐吧，内陆枝繁叶茂花红，到了这里，不见花，也没几片叶子，只有无数虬枝向天，饱经沧桑，却还是一副既嚣张又逍遥的模样。仿佛只要气温土壤合适，再大的风浪，也无所畏惧；不需花叶陪伴，也能长成参天大树。

我们上岛时，飓风刚过，环岛人行道沙砾遍布。西北边深入海滩的观光栈道，完全被泥沙与巨石掩埋了。很显然，天然永兴岛并不适合住人，但经过五十年的改造，有高大密林拱卫，这里已成美丽家园。环岛四周都是阻隔风浪的人造浅礁区，风力不大时，浪花只会在浅礁外远远喧嚣。平时想要看“千堆雪”的胜状，只有两个地方。一个在海港入口处，那地方巨石堆积，吼涛惊心，碎浪乱飞。另一个在东北山冈，那是全岛最高处。

我见到的第一位湖南人，就站在附近隔海远眺。建筑工人，三十多岁，家在长沙望城。来岛上做事已有三年。我问他习不习惯。他笑笑说，还好，只是有些想家，牵挂父老妻小。离家太远，差旅费太高，一两年才回去一趟。他说自己从小向往大海，这里工薪也高于内地。他来南海已七八年了，两三年换一个岛。第二位湖南人，也是建筑工人，家在岳阳。其时他正往小推车上码红砖，我上前搭讪，问他们在建什么。他警惕打量了我一眼，然后慢悠悠说道：“我们是签过保密协议的。”脸上那点小骄傲，藏都藏不住。

年轻人来岛上才三四个月，为了这份工

作，他托了好几层关系。等这里的工程结束，他打算去新疆，赚不赚钱不重要，就想到处看看。

第三位湖南人，是永兴岛的老渔民。因长年赤膊上阵，一身酱铜色。年近六旬，仍膘肥体壮。一脸皱纹，则是拜海风烈日所赐。他是全岛最厉害的渔民，单靠捕鱼，别人一年只能赚二三十万元，他能达到四五十万元。

二十世纪八十年代，他在长沙给海南一家杂志做发行员。有一期杂志，事先没向工商报印刷数量，就私下在黄泥街印了几十万册。偏偏这期杂志的某篇文章与事实不符，杂志被查封了。因听说会受牵连，他匆匆逃了。先是去海口，又去三亚，后来干脆出海做了渔民。

老渔民曾是一位文学发烧友，从此却再没时间接触书本了。他感叹说：“捕鱼久了，整个人就是一条老咸鱼，指甲缝和皮肤褶子里，全是腥味。”

他说年轻时是那家杂志主编的粉丝，因心向往之，就做了杂志的发行员。我听了杂志名称，心中大惊，这次来岛上采风的，他喜欢的主编赫然在列啊！并在刚才的座谈会上，隔着两排桌子，两人已经对上话了。我告诉他实情，忙要拉着他去叙旧。

他愣愣地坐在藤椅上，半晌才摇头说道：“原来是他啊，也好老的了……就不相认了吧。”

我一时错愕，想了想，不再坚持，甚至后来都没跟那位老作家提及。是啊，命运的齿轮已经改变，又何必再去追忆当初？

永兴岛上的不期而遇，我不相信只是偶然，就像我不相信特别多的湘人在沿海沿边地区谋生，只是偶然现象一样。经济落后是一方面，但湘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，似乎更有一颗超乎寻常的执着之心？

自湖湘精神在晚清被大张旗鼓提出后，湘人骨子里那股敢为天下先的狠劲，从此就再没有丢失过。“若道中华国果亡，除非湖南人尽死”，那是对战争年代湘人的总结。和平年代，这种一往无前的气概，仍在奔赴梦想的湖湘人身上散发迷人的光芒。

树挪，不见得会死，永兴岛蓬勃的丛林，便是明证。人挪，则为实现个人价值最大化，海岛上的三位湘人，秉持的就是这种理念。“耐得烦、霸得蛮”，他们身上很明显的湖湘特质，这才是萍水相逢却让我念念不忘的原因吧？

走进沕山古村落

魏芸霞

花田，三三两两黄墙灰瓦的村舍，安静落寞地散落在溪流两侧的山脚。

初春的沕山村是寂静的，除了脚下潺潺的流水声，偶有几声清脆的鸟鸣从树林深处传来。整个村子安静得仿佛从远古走来，我们就像进入了一个幻境，穿越到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。

刚转过一个山角，在这满眼苍翠的山里，突然就出现了一抹红，红得那么惊心动魄，让人振奋。寺庙大门上方“古洞天”三个黑色大字，苍劲雄浑。“古洞天”是沕山村的一处道教圣地，始建于唐。唐代道教名人司马承祯把“古洞天”列为全国“十大洞天，三十六小洞天，七十二福地”之第十三小洞天，名曰好生玄上天。“古洞天”建筑群背靠青山，门前良田几亩，溪流经摺，四周村舍环绕，青山隐隐，寺内香火袅裊，梵音缥缈。

在沕山村逗留，除了随处可见的古民居、古塔、古窑、古庙，还有古桥、古井。

据介绍，村里共有石桥二十多处，每一处都有自己的名字。在“古洞天”门前的两座，左称“青龙”，右称“白虎”，可惜，年代久远，有

的被废弃，有的失修，有的残断，有的隐匿茅草，亦有更多的无迹可寻。仔细观察，这些光滑的青石板桥面上，几乎都有一道深深的坑槽。这是古时，运输瓷泥、瓷器的手推独轮车吱呀经过时，车辙留下的印痕。

村子路旁有一口古井，泉水清冽，冬暖夏凉。古井上方搭建荫棚，靠山一面供奉着井神菩萨，常年香火不断，有好心人提供的碗瓢，供行人取水饮用。井边还有供人祭拜的蒲团。一种对自然敬畏、和谐相处的朴素行为，让人肃然起敬。

除了这些青石板桥和古井，在村里，目光所到之处都能看到用石头、窑砖、匣钵、碎瓷等堆砌的驳岸、河堤、地基、院墙等。很多时候，它们与凤尾蕨、青苔、蓝藻等相生相伴。不用水泥和钢筋，纯手工堆砌，角度、粗细、缝隙，均契合得合情合理，坚实且牢固。抚摸着石头上生长的青苔，不由得赞叹沕山古人为建设自己的家园奉献的辛劳和智慧。

此刻，沕山就像一幅泼墨的山水画，静卧在青山绿水间。待到玫瑰花开，沕山成为花的海洋，定是另一番美丽景象。

祖母

陈东风

禽。某次，邻居家一只病死的小猪仔子被扔在了河里，她捡了回来，用开水反复烫洗，试图去掉腐肉的味道。煮出来的汤水泛着诡异的绿色，散发着令人作呕的气味。祖母却笑着说：“有肉吃就不错了。”有一次，她吃了变质的鸡肉，上吐下泻，整整躺了三天。可刚能下床，她又去捡那些别人丢弃的食物。看着她消瘦的背影，我的眼泪止不住往下流。

在十几个孙子孙女中，祖母最疼我。记得小时候，她常常偷偷塞给我一些“好东西”——一块发硬的麦芽糖，一个煮熟的鸡蛋，或者一小把炒豌豆。这些都是她从牙缝里省下来的。那年我考上大学，祖母颤巍巍地从枕头底下掏出一个布

包，里面整整齐齐地包着五百元钱。那是她省吃俭用一辈子的积蓄，连看病都舍不得用，却毫不犹豫地给了我。接过钱的瞬间，我的眼泪夺眶而出。那叠皱巴巴的钞票，浸透了祖母的血汗。

祖母是我们村出了名的“报娘娘”。每当生病或心情苦闷时，她就会“带娘娘”。她的眼睛突然变得炯炯有神，开始用押韵的腔调唱起来。有时唱的是劝人向善的箴言，有时是诉说自己的委屈。父亲母亲觉得这是“怪哉”作祟，就拿菜刀在床沿上敲打，威胁要砍死“怪哉”。但祖母依然手舞足蹈地唱着，直到家人烧了冥钱，安抚了“角马”，她才渐渐平静下来。现在想来，那或许是祖



诗新韵

宫岳霖词三阕

沁园春·登黄鹤楼

鄂渚名楼，蛇山揽胜，势摄斗牛。瞰琉璃宝顶，金辉灼灼，雕檐刻楠，鹤韵悠悠。崔氏题诗，滴仙搁笔，千古风华佳话留。抬望眼，叹飞檐斗拱，气势方遒。
遥思岁月沉浮，慨世事、兴亡触绪忧。念衿衿俊迈，狂歌蔑俗，周郎英发，赤壁横舟。往事成尘，江河溢彩，万里山川入画楼。逢新岁，纵豪情逸致，再续风流。

满江红·罗子山揽胜

罗子崔巍，拔霄汉、倚天奇崛。抬望眼、蜿蜒浩莽，势吞林樾。九十九峰披翠锦，松涛奔涌音清越。听壑泉、漱石唤韶光，春声悦。
高峡峭，平湖激。红豆绽，梯田列。正盘王祭典，凤仪欢阕。岁月深镌桑梓忆，巫雉旧俗情犹热。念往贤、浩气贯长虹，思难竭。

沁园春·借母溪

湘楚沅陵，借母溪奇，佳气万千。正壑深林郁，翠涛卷浪，岩危瀑练，玉液飞悬。峡谷逶迤，洄流奔激，信步幽溪心自闲。观音麓，赏林泉静谧，逸趣无边。
遥思土寨情绵，更喜那、茶歌歌舞欢。望风滩高坝，嵯峨壮丽，酉河澄碧，画舸连翩。二百名山，凤凰翠岭，胜迹遗踪醉客前。天赐处，拟桃源九寨，美誉长传。

王正荣词三阕

定风波·惜春

孰令东君辞职场？又看阡陌落群芳。细雨绵绵滋大地。山翠。堤边柳絮正飞扬。
雅客惜春谁解语。杜宇。一声堪比一更长。节序将更勤播种。景醉。菜蔬瓜果浸馨香。

定风波·谷雨

时雨虽肥瘦了花。棉柳化蝶走天涯。莺奏雅风夸燕舞。应序。新添绿韵换春华。
又听田间蛙鼓击。力穡。喜看厚土壮桑麻。满目葱茏山水映。佳景。卷帘燕子入人家。

小重山·季春

季月莺鸣蝶舞丛。街泥双紫燕，剪长空。柳伸纤手拥和风。湖如镜，山水色光融。
细雨似帘栊。百花将褪隐，换葱茏。江南更胜画图中。麦浪涌，可预又年丰。



母宣泄痛苦的一种方式。在那个年代，一个农村妇女，除了向虚无缥缈的神灵倾诉，还能向谁诉说心中的苦楚？

祖母的离世是我心中永远的痛。那天，她的呼吸越来越微弱，却还紧紧攥着我的手。祖母走得很安详，仿佛终于卸下了肩上的重担。她的脸上带着一丝笑意，仿佛在告诉我：孩子，别难过，奶奶终于可以休息了。

如今，每当我遇到困难时，总会想起祖母。想起她在田间劳作的身影，想起她偷偷塞给我的糖果，想起她省下的那五百元钱……我就会情不自禁地潸然泪下。她用自己微薄的力量，撑起了一个家，温暖了子孙的心。

祖母的一生，就像一首悲壮的歌。她用九十九年的时光，谱写了一曲生命的赞歌。她的苦难，她的坚韧，她的爱，都化作永恒的星光，照亮我前行的路。